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錫齡

白孔六帖卷七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　傳　續撰

留守一　元帥二

都督三　招討使四

總管五　節度使六

安撫大使七　方鎮八

治中司馬九　觀察使十

防禦使十一　團練使十二

度支十三　鹽鐵使十四

轉運十五　京兆尹十六

河南尹十七　少尹十八

幕府十九

留守一

白初太宗伐高麗置京城留守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為副留守百官志　關中事一〻以

屬公宗室晦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畫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

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衛見留守崔從寶歷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衛見留守吏誕教久廢至是復行

繕三宮城杜暹帝東幸以暹為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

治尚寬簡源乾曜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

以兵屬居五年張延賞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

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郭子儀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

留守不賜旗甲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

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王翊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脩器械皆良金壽草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闕東賴之

賜賚優渥宋璟十二年東廵泰山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

未遑時廵方委留鎮韓臯留守制白居易

元帥二

孔高祖定京師置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皆親王領之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大歷八年罷

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會昌中置靈夏六道元帥天福二年置諸道兵馬元帥尋復改曰天下兵馬元帥百官志

議者疾其長亂杜鴻漸廣德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他遠畧而晚節溺浮屠道畏殺戮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且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為成都尹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畧可任宜為留後獻寶器五床羅錦十五床麝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

悉誅元惡諸鎮惕息郭子儀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

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廷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屯絳州時帝已不豫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子儀至屯悉誅元惡諸息

鎮惕兼三副元帥 李抱玉兼三節度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連扶文綿地二千里寇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

不恤其家 李晟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及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恤家乎

軍政得專 李晟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

計**臨軒授鉞** 渾瑊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塞

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
欽哉臧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

都督三

孔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兖魏冀蒲緜秦洪潤越十州爲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從三品當時以為權重難制奏罷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百官志

欲以威重夸遠俗宗室孝恭為揚州行臺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至淮東抱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盧徼自衛或誣其反鐫詰無狀赦為宗

正御**以治狀聞**宗室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賜勞**政務清淨**漢陽郡王瓌為荆州都督政務清淨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區落降從**膠東王道彥拜嵐州都督間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從**少威嚴**襄邑恭王神符遷揚州大都督自丹陽渡江治隋江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輕騎按部**許欽明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弁乞墨一枚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行入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廋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威信盛行**竇軌為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盛行民皆趨本**密表求鷹**李大亮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

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

勸墾田力耕 張儉徙代州檢校都督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寔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羸

刻石頌德 王晙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𨽻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期年人丐刻石頌德

便驛走官 馮元常拜廣州都督詔便驛走官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本傳

境內清畏 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首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治部中首領沓墨氏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始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

瑞錦雜綵以著善政

建議罷都督 李景伯景雲中進右庶子時有議者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著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彊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議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緣是停都督

擇最吏 陽嶠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為涇州都督

性分不易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褒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脩復堰坊 張守珪為瓜州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是時渠堰為冦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散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政尚清省 李襲志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

酌貪泉 舊史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為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嘆曰

此吳隱之所酌也遂畢飲而去**俗始知棟梁利**宋璟為廣州都督事見火門**善撫御**唐史郭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御道不舉遺見不拾遺門**為政嚴肅**張嘉貞歷秦州都督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

招討四

孔上破賊方畧孔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為河中陝華招討使巢父累上破賊方畧帝嘉納本傳**一劒横陣萬夫莫前**陰則難窺勇則重閑亞夫緩急之任繼父絳侯祭遵禦侮之才為吾子路一品集王宰制**招懷撫諭**元稹裴度制前命相臣招懷撫諭矜而詿誤示以生門期於盡脫網羅豈欲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荊棘牽衣雖欲歸之於仁厥路無由而至

總管　五

孔縱戰艦放江中　孝恭信州總管蕭銑據江陵俄進荆湘道揔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反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絶遂降

掠其牛羊　膠東王道彦從李靖擊吐谷渾詔為赤水道總管帝厚以利啖党項使為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靖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他我願資糧將俱如隋乎諸將與歃血遣之道彦至濶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為赤辭所乗軍大敗

冒矢石先登　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破

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宣布恩意 李靖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東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以全軍歸 靖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全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

蹀血虜庭 李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渠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請舉國內附

酋長率部落五萬降 李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

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巳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
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奠
長率部落五萬降于**裂其地州縣之**李勣高麗莫離支
勣拜大都督府長史男生為其弟所逐
遣子乞師詔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
其國執長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

戰可汗襄邑恭王神符遷并州總管頡利可汗盜邊神
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獲馬二千及戰沙河獲
乙利達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以便宜決事**裴寂授晉州道總管討賊
以便宜決事賊將宋金剛
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堨水上**擊下十餘城**李大亮擢
流寇徙屯為賊所薄兵大潰金州總管
府司馬王洪烈據襄陽詔大亮安**俘其名王**李大亮為
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河東道總
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清海觀河源與虜遇**請斷石嶺**
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

竇靜請斷石嶺以爲障塞制突厥之入

進拔八城

契苾何力蓋蘇文死男子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畧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虜其王以獻

詔入朝所過作鼓吹

泉男生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命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釦七事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迎寵

璽書褒勞

郭孝恪焉耆王叛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川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

復征賀魯

蘇烈擢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絳烈撫之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烈兵少舒左右翼包之烈令步卒據高攢矟外向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因其亂擊之賊大奔

建

唐旗幟蘇烈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烈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為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能擅為王烈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

節度使六

白方伯 元戎 揔元帥之任殿天子之邦 上將外鎮大藩 重鎮雄藩 旌旗重寄河洛要衝 分麾授律 節制諸侯糾繩列郡 緼佐命之才有經邦之策 作捍方隅以奬王室 有國柱石予王爪牙 建牙大任分閫重寄 轅門幕府 將星人傑 鎮撫方城藩屏邦國 外威夷狄內撫黎元 當注

意之朝居建牙之任偶唐虞之代立方邵之勳孔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輒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於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百官志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同上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者正節度也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同上申厲禁條李暠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為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吏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

其風南裔肅然宗室復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畧使高平正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為姦贓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鐫諭蠻獠収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賦不及民宗室復為鄭滑節度使復下令墾營田以廩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受命日不宿家宗室皐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真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鍔為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㮣兵二萬以士二十五百委真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真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江漢倚皐為固皐遷荆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生擒萬六千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淮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與賊接皐

轉戰數千里餉路遂
通江漢倚阜為固
復坊口堰温造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坊口堰以溉
濟源河内温武陟
四縣田五千頃
畏遠權勢裴玢同州劉公濟卒授玢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
西道玢為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弊
衣居處取庇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
頗有治名薛嵩相衛洺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
後人亦厭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
入朝民部路願留薛平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為平盧軍徙
平為節度在嶺六年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歴初入
朝民鄆
路願留
河北河西等軍盡屬王晙代張説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
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
右河東等軍盡屬之本傳
置備征軍徐商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
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
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襞紙為鎧勁矢不能洞
寇所發

迹捕捕必得從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為剽賊商販財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

必得遂為精兵上下皆重足畏之崔從長慶初錄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

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本傳俸帛加倍崔從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年有口算又貿麴年其羸以佐軍用度從皆蠲除之

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節度使則否從與之同獨父子皆秉節居鎮崔從子能奏以自代

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為榮吏除繆政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吏倚駢為姦

利者安潛皆誅之數吏除繆政於是盜賊衰不踰年境內稱治韓混為鎮海軍節度使綏

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混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疋請以

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

行無稽壅 張延賞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進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楊州自是行無稽壅

事為之制 延賞累遷荊南劔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川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為亂延賞奔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縻用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借公私肅然延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

民便安之 張洪静從節宜武承韓洪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一言之悅賞至百萬 嚴武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拔鹽川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

擊冦取都護還

郭知運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廼棄仗走取副都護還

乘冰度青海 王君㚟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計拔谷君㚟聞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

斷山峻塹 張獻甫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悍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峻塹選巖要地築峰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

佩四將印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收黃河九曲 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賞罰分明 封常清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

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廐裁二馬賞罰分明

罷軍中雜徭

李光弼子彙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俸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

軍中畏肅

張伯儀為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解臨洺之圍

李抱真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之圍

銳功名

崔圓遷御史中丞劔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俱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劔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惟幔皆具盐嗟賞之

鼉集城門

鄧景山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節度使劉展反

輯綏

撫安

李承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授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廹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闔境完復

商賈饒盈

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刼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爨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

罷武臣私廚

郗士美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眞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饍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責為私恩亦罷之

威震兩河

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

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賊犯法獨士美兵鋭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

隱然復完鎮

辛秘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常趙之後路人彫耗秘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七十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為完鎮

舉動安重

來瑱徙山南東道節度使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卒舉動安重賊不敢侵

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

李吉甫為淮西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堤淤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

貲餉不仰有司

李鄘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鄘以兵二萬分壁郫境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驛江淮諷諸道輸

貲助軍鄜素富強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於朝由是悉索以獻繇鄜唱之

南夏以完　魯炅俄拜襄鄧十州節度使以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煙初賊欲剽亂江湖賴炅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

勤身節用　曲環喜兵法改陳許節度二州北為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襁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

濬令嚴無敢犯者　令狐彰拜滑亳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濬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

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拜昭義節度使徙西門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鎮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為南詔間候有甲龍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受命不召兵　董晉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營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

騶傔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覘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改更衆服晉有肤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怏怏不能平汴士之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

嚴備而推誠信 袁滋從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緇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祀祭本傳

開府極一時選 武元衡憲宗時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元衡至綏靜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

議軍政不及私 段秀實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番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科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

旬日踐父兄兩鎮 李愬帝方經畧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為榮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平章事

擇名臣節度太原 李聽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為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河東節度使

境内肅然 李愿領夏綏銀宥節度使部有失馬者愿署牒於道以金求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悉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内肅然

斬冦右支 韋臯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冦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

秉正自將 呂元膺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

來者無不嚴憚

閭里相約不敢犯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掠人為奴婢戣峻為之禁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

交廣晏然 鄭從讜改嶺南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士豪職其酋右署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

有大臣體 杜悰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妓

疏析廛閈以息火災 杜佑嶺南節度疏析廛閈以息火災宋崖黎民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

仁惠 商侑拜義昌節度於時痍荒之餘體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麁淡與下共勞苦以仁

悳為治歳中流戸襁屬而還遂為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疋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廪度支侑始至一歳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歳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户口滋饒廥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民不勞軍食足**杜中立出為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歳輓鹽海濵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泛保充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江海州無水災**人皆悦賴**杜亞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卬田因得灌溉蹊啓道衢儆壅通堙人皆悦賴**本宿將子且寛厚**高固邠軍劫固為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悦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子且寛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儕類輕笑乃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四鎮節度**朱忠

亮四鎮節度使隱覈軍藉得竄名者三千人歲収乾沒十餘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荅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

師屯大逵市井不移 高崇文劉闢反拜崇文東川節度使趨成都闢走追禽之送京師崇文入成都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能已歸而貳斬於軍衣冠脅汗者詣牙請命崇文為條上全活之本傳

非我去鄉 韋澳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鄉

盡知寇情偽 李德裕徙節劒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近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寇之情偽盡知之

蜀風大變 李德裕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之科約凡十三以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

則歸之父母毀浮屠私廬數千以地與農蜀先主祠旁有縣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寖懼

專以清靜治　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時稱潔廉專以清靜治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為鈞立生祠餘見廉門

軍中樂　劉琢進宣武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琢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

羌人皆順向　界誠出為邠寧節度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饟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褒美

撫循有威惠　崔彥昭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

境中盜不敢發　鄭畋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募鋭兵五百號病雷将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

以恩信撫諸夷落　李承約拜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

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

去苛弊二十餘事王周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四鎮皆有善政

政有惠愛夏魯奇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始得去

擁節總戎率身和衆劉禹錫令狐先廟碑

杖鉞作藩李紳

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

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唐書兵志郭子儀收長安見陣勝門李晟收長安秋毫無所擾見攻守門李愬入蔡州黎明駐元濟宅見謀畧門王式討仇甫慶幟東靡見發軍門天下無債帥高瑀事見債負門誅舞文吏柳公綽山南節度治垣舍亟使新之李聽邠寧節度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亟使新之得無名書唐史王鍔在淮南時得無名書内靴中異日以所告窮驗烏集升平第戟架柳仲郢咸通五年為天下節度使初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由是不復集卒於鎮

安撫大使七

孔許以便宜唐儉為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馳入其部契苾何力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人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喻曰朝家知而詿誤遂及龍動使我貲南邊得自新罪及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

士服其威愛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衛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

方鎮八

孔紅旆將軍白居易詩紅旆將軍昨日歸注藩鎮例驅紅旆奉上益謹田洪正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惸獨廢

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洪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奏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具部宣示天子恩詔恩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奏表陳謝

眷勞殊等　田洪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任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㬎侍中同上

爲朕長城　田洪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洪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為朕長城

父子同日受命　田布洪正從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洪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

天下以忠義多田氏　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兄將募戰卒寬賦勤穡人皆安之

元從功臣　李惟簡父范陽內屬僚也兄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

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効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職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從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家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邪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懼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

帝嘉其忠

程懷直順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中為景州刺史擢懷直為留後九年來朝寵遇加等

上米鹽佐用度

張允仲麗勛反上書欲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紈錦進兼侍中

其行道也得以阜俗

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賞人杜牧盧籍等制

環千里之疆綰三軍之衆

諸侯之任

重矣大者敦化風俗小者惠養整衆環千里之疆綰三軍之衆杜牧豹尾神旗韓文鉅封劇鎮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兵志

治中司馬九

孔武德元年改贊治曰治中高宗即位曰司馬下州亦置馬顯慶二年置洛州司馬武后大足元年東都北都

雍荆楊益州置左右司馬神龍二年省太極元年雍洛四大都督府增司馬一人亦分左右百官志

往賛坐棠之理鄭公逵司馬制白居易

人得就耕崔知温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捍賊知温表徙河北皆不樂遷契苾何力為言乃止知温固請踰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本傳

方直劉齊賢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

宰相材張柬之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

有善政

既失有善政后手制勞問州司馬折威風杜景佺見録事參軍門韋安石遷幷州司馬

志能順適所遇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

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備軍籍賜予皆專焉馬百官志

觀察使十

白連帥廉察諸侯糾繩列郡明闡使威勤宣王命澄清郡邑鎮撫

黎元觀風察俗提綱振領求人瘼分憂國宣理輪之威布露見之政

藩維寄重江海要衝持節使分郡節當聖治之朝委廉察之寄孔觀察

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百官志景雲二年置十道採

訪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廵視州縣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十道京都兩畿按察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寳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同上觀察以豐稔為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爲下考同上降王國良宗室臯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暴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歛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臯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為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鼠

皐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皐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執皐手約為兄弟則盡焚攻守器具散其兵

風績不立　唐扶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宣國詔條　狄兼謨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契一方為衆道觖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

長撫民短治軍　崔彦曾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辨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彦曾長於撫民短於治軍士多怨之

豪右畏戢　韓佽累遷桂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毋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佽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員佽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

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為縣令使者請欣欣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

於吏治明吏不敢罔

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從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戒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

邀擊淮西逃兵

李泌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淮西兵防秋屯陳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共少誠家招之既入境泌邀阻悉擊殺

無閑糶以重困民

崔陵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陵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閑糶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行貲物益饒

設鄉校使作為文章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袞至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勸導與為主客均禮觀游宴

饗與馬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獻銀瓶 齊映為桂管江西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蕃大瓶止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六尺至映乃八尺

繕陴隍益治兵 張建封為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栗帥捍卒來戰建封皆沮衄之

清而忠能惠養民 王緯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執政奏於巳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才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而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

美譽四騰 吳湊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痹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繇是不直參

夜登城 呂元膺為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

將入拜尚書左丞

蠲橫租錢 衛次公為陝虢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

吏稱為神 崔咸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為神

處身儉勤 敬晦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

賦物充牣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初潤州承王國清亂賞易直傾府庫賚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軍雖儉而均故士無怨每朞則賦物充牣

天子詔褒揚 南方信機巫雖父母厲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収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冦無所廋蔽天子詔褒揚

禁止剽刼 周墀徙江西觀察使劾齊部刺史剪補據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刼

厲兵睦鄰 李勉徙江西觀察使

厲兵睦鄰平賊也軍禮迎謁柳公綽見戎服門易三鎮聲樂不聞於家薛華治第過制范傳正見僭門按俗守封是其所善白居易行薛伾制俾宣風於廉察同上勞徠諸部綱紀列城奉詔條以安人緫戎索以訓旅鏡湖泰望之遊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泰望之遊月三四焉舊史言條綾李德裕事見綾門丹扆六箴李德裕見箴門賜鞭張建封為徐州觀察使事見節操門

防禦使十一

孔防禦使以無虞為上考清苦為中考政成為下考百官

志 **市馬益軍** 唐承訓宣宗擢為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之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

聲雄北疆 李景畧窮塞苦寒地瘠鹵邊戶勞悴景畧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廩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

團練使 十二

孔團練使以安民為上考懲姦為中考得情為下考 百官志

官號重複 楊綰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輔軍即令副使司兵叅軍令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

請罷 唐史李少良傳大歷八年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

度支 十三

白均天下賦稅（制海內財用）典茲邦本（繫在生民）必俟良臣（以委重務）制國用 計軍儲（晉文帝立度支尚書以計軍儲）周之國用制之於家宰（漢之軍食領之於丞相）既重於任（亦難其人）惟彼度支（掌斯國用）苟有成敗（屬於安危）納於天府（計在地官）得之則征賦克均（失之則財用不足）平均貢賦（充羨帑藏）元凱之計（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奏轉運之計也）茂先之功（張華茂先為度支尚書決河渠地延萬里）均節財用（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式謂財之節度）要會（計等）移用（謂轉之財用也周禮）寫要會之司（掌出入之賦）冢宰制國用

必於歲之抄量入以為出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歲成禮記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注要計也質平也平其計要於天子受百官之成亦質於天子然後成歲

事事計經費經常孔運江南租米給京師韓滉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其事請自江至楊子滉主之自楊子以北自主之由是衘琇視年豐耗發斂韓洄劉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之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從之復罷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發斂焉故人不艱食國無橫斂元琇以尚書左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歲得江淮米五

十萬斛班宏實參又以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張滂共差擇滂欲得薄最宏不與滂奏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俛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緡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為度支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宏主之

課入歲倍盧洪正拜工部侍郎以户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賞不相償洪正使判官司空輿檢鉤簿正條上新法即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

職務簡脩杜佑始度支當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練染還少府職務簡脩

由聚斂句剝為宰相皇甫鎛同平章事猶

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歛句剥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假領度支**裴延齡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歲入不貲見庫藏門**精於吏職**李巽為度支鹽鐵使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巽精於吏職雖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舉吏程弁者勾檢簿籍又精於巽故課最加衍亦弁之助舊史

鹽鐵使 十四

白當軍戎之時宜充國用**委摧筦之務**必仗時賢**雖仁無禁利**而道有從榷**用之不窮實惟贍國**取之以道豈曰奪人**漢灋**鹽鐵始自於漢**弘羊**

之計　牢籠地財侵削人夫然則政先圖大事貴舉中漢執法而行務雖苟得專民之利敝將若何　齊公無禁利左傳佐賦濟時煑海之利　鹽鐵論昭帝詔賢良文學對策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云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反相詰因集之為鹽鐵論　孔僅領之漢武時冶鑄煑鹽財或累至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咸陽人名　牢盆孔僅咸陽上言願募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鐵官與牢盆注取其牢盆之價直不得私鑄鹽器　矯制令鑄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張湯知劾之　罷而復置武帝至平帝不變鹽鐵之法武帝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置之　鹽賣魏衛覬與荀彧書曰鹽鐵國之大寶宜依舊置使者鹽賣　斡鹽鐵而榷酤漢書　取蠻夷鹽鐵張嶷為越

雋太守定筰臺登平甲水三縣舊出鹽鐵去郡三百餘里夷之進激自固張嶷盡取得用

孔宰相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用百官志

餉四節度糧崔縱為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之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食

問榷酤利裴諝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名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怨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劉晏第五琦始榷鹽鐵使乃榷鹽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斛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

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

權萬貨重輕 同上

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

鹽鐵名使自第五琦始

第五琦肅宗駐彭原賀蘭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令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戰請悉東南寶貲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第五琦始當軍興隨事趨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遷戶部侍郎

縱錢以起萬貨

李若初代王緯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而若初持綱檢下吏民畏服

合度支鹽鐵為一使

王涯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不治賦供百萬觀察

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淮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奴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亦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

轉運十五

白轉輸正貢税賦漕運漕引土貢充羨天府東自江淮西至渭洛書審遠近之害人不吿勞課遲速之程事無愆素國用軍儲徵爾貢於任土興我役於泛舟節省勤王力宣贍國漢通糧道委於丞相漢高帝曰鎮國家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之功府無虛月國有餘資晉開較運任在尚書杜元凱事見上注況當庶富之朝宜崇漕運之任當豐穰之時所宜畜積漕船

事見漢書節遠邇之期率一鍾致一釜漢書言運糧費一鍾之用致一釜之至也領漕輓之務必在公勤漕轉山東史記漢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驢輦永平中治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吏民苦役死者無數使鄧訓平叔往監之訓知難成奏罷之用驢輦歲有億萬全活徒數千人木牛流馬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糧特行數十里羣行二十里孔置河陰集津三門倉裴耀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荅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勅吏為和市費鑿潭通漕韋堅為水陸運使初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漕運利害各有四劉晏領東都河

南江淮轉運使時大兵後斗米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
援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
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
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乃移書於宰相
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
與害各有四見漕運門

增百八十萬緡

李巽杜佑表為
鹽鐵轉運副使
佽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腴耗巽涖職一
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又過之又明年增百八
十萬
緡

朝廷仰其須

崔造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
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
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飢更以兩稅準
米百萬濠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
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殿最以聞時滉方
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
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詔請是秋江淮米大集
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

檄

取資糧穆寧佐鹽鐵轉運使埇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㨿取資糧寧不與李光弼怒召寧欲殺之餘見軍資糧門

劫掠爲衰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入京師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絶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劫掠爲衰漕賈得通

鉤校姦贓末減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杜牧裴諗制

漕輓之職綰牢籠漕輓一之職同上

粒不運劉晏與元載書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

京兆尹十六

白京尹　尹茲京邑

鎮撫畿甸肅清京師

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

表則四方監臨三輔

銀章青綬漢書景帝分置左右内史武帝更名京兆

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也**桴鼓稀鳴**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盜賊**鉤距**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鉤距捕治盜賊如神人皆稱伏**趙張三王**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執版**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閉閤**漢韓延壽為左馮翊歲餘不出行縣丞掾請之至高陵有昆弟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忍欺**平反**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録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美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時推明察**選在不疑**况屬休明之朝**宜尊表則之位**當堯舜之朝**繼張趙之位

五日京兆張敞被劾使吏絮舜有所案問絮舜以敞

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耳何足畏言祇應五日為京兆尹耳敞聞殺舜書簡示曰五日京兆尹如何竟免罪 浩穰 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 京兆翼翼四方是則詩 取則之地 謂京邑也 赦罪 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闕訴號泣曰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人竟坐腰斬 搏擊 推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兆畏之 孔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別駕領州事永徽中改尹曰長史百官志 開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復為尹通判府務牧缺則行其事同上 分渭水入金光門 韓朝宗天寶初召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匯為潭以通西市材木 脂韋 張仲方為京兆時軍人横

忞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為華州刺史

入侍宴樂出主京邑 張暐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為寵然自以幹治稱

獨無所獻 李峴選京兆尹玄宗幸溫陽旬內乃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出為零陵太守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不待魚朝恩 李勉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教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即脩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募官攝府縣 崔光遠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募官攝府縣誰何官闕斬十數人乃定

四為京兆 魏少游四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承大化 柳渾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

此特京兆尹職爾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頗以治稱

黎幹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興南山谷口尾入於苑以便運載幹密具舟舡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

號稱職尹

嚴郢大歷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賊盜一衰減隷宮匠丁數百人號稱職尹

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李叔明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不為灼灼名

顏少連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

自內署擢尹京邑

韋澳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奸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

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不徹扇蓋王播再遷京兆尹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自李諒後政條隳數奸豪浸不戢崔洪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入播脩舉政有名負望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為負望少衰輦轂之下先彈壓栁仲郢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或言不類尹京兆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恵養烏可類乎頭上尹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奸老蠧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政號嚴明栁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上下愛向吳湊為人彊力劬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彊估取物而有司附媢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

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紛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辨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布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讙

職司輦轂 許孟容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請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親不得任京兆 魏少游復為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朞以上親及壻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

河南尹 十七

白以尹王都楊雄河南尹箴曰爰作御士以尹王都也尹茲洛邑　四方表則晉庾純字謀甫為河南尹為四方之表則萬國承流崔駰為河南尹曰萬國承流東郊書曰保釐東郊取則之地謂帝邑也成周東都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詩遷殷頑民書成周既成都輦重職山濤啓曰河南尹京輦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允杜預王恂不疑後令減此者也京師肅清袁安為河南尹為政公平未嘗以贓罪鞫人朝廷京師肅清居曰嚴明朝廷深重之計日受俸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絕豪友屬託書使優賢養人華崧為河南尹優賢養人抑彊扶弱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情不行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及天下四會傅子曰河南帝都統領京畿兼右職右御遂多

豪門商賈胡貌天下四會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因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取一時之聲也郡中多恠晉樂廣為河南尹前時郡中多恠無敢在廳中者惟廣處之漢推能政選在袁安晉擇公才任先孔坦字君平偶唐虞之代尹河洛之都當文明之代居表則之官孔開元元年改河南府長史復為尹通判府務牧缺則行其事百官志河洛千里都畿在馬俾之乂安屬在尹正崔陵河南尹制白居易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張仁愿神龍中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尚積府門畿甸震慴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征乘牛之

出入市者宗室巨艱河南尹征乘牛之出入市者作所得而佐用度然稍自盜没**都闕完雄**張延賞大歷初除河南尹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寢矣

絶胥吏之私崔縱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絶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人甚宜之

政嚴清姦人不容息李朝隱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横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

不屈附權貴裴寛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

五世為河南裴諝進河南尹來都副留守凡五世為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寛厚和易為治不拗人以賦

其政不苛細李適之徙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

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患刻石著功

都鄙安之

房式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軍具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

清淨惠下

鄭珣瑜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納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不敢謁以私至河南清淨惠下賦歛貴發以便民

不為萬人產沴

鄭珣瑜韓全義將兵代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饋運勞凡迎送教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撥有所取輒掛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詠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荅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生之終不為萬人產沴也

榜殺姚文壽部曲

馮宿拜河南尹

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於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甄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

惡少望風遁去 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不務苛細 李適之為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舊史

少尹十八

孔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 百官志

亞尹 故事內史缺未補聞亞尹得行大京兆事長平叔制白居易

尹總牧務

少尹副馬 郭行餘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為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

都尉丞耳令尹總牧務少尹副馬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遑不能荅

裁押其謬　李憕出為河南少尹尹蕭炅內倚權勢法殖私憕裁押其謬吏下賴之

疏決三輔　唐舊史李元紘為京兆少尹有詔疏決三輔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磑以害水田元紘一切毀之人獲其利

幕府十九

白參畫幕　掌軍謀屑使檄　載筆旌旄　運籌帷幄　受命辟書　秪事戎府　任在軍要　權制兵機　任為從事　禮以上賓　交辟　荀進　從軍則望重仲宣　王粲也　參謀幕府　制勝樽俎　盛府求賢　戎書辟士　魯連飛書　燕將得而自殺　青油幕　蓮幕　花幕　佐幕則才高阮瑀　字元瑜　戲談　陶侃為督諸參佐戲

談廢事侃責之曰君子當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陳琳草檄魏祖讀以愈風朝廷重寄委之以侯伯軍府庶務制之以賓客賓佐賓僚賓榮主禮入幕之賓郗超在桓溫帳下謀謝安在外望見郗生可謂入幕之賓也難進易退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孔趙璟審官議六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列傳護解王緯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諸將慙懼盧坦為鄭滑節度使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帥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將慙懼遽出就

坦謝

平朱泚露布（于公異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于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

佐於賓席（諸侯辟之以佐於賓席杜牧李承慶制）

各宜良士以佐賢侯（高湜制上）

太原奏（令狐楚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

尤相引重（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

軍府之要（掌在賓寮白居易路貫制）

以師禮禮之（劉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以師禮禮之）

與均禮（崔咸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蕡幕府與均禮）

三佐杜悰（畢諴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為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

持刀負

棺賈直言後署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持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繫繫者以獻師道怒因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從潞亦隨府遷穆宗召為諫議

主留務徐彦若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彦若最見信於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彦若其所倚任如此

料精兵赴難李栖筠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攝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兵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

神安思敏李巨川河中王重榮辟為掌書記重榮討黄巢書檄奏請紛沓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趣中理鄰藩皆驚

檄筆

無與讓幕謀惟其膺韓愈送侯參謀詩

異席咨事浙江觀察使其所擇從事望幕府盛選材彦觀察判官許鴻謀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咨之

獨禮敬崔衍遷宣歙池觀察使其

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白孔六帖卷七十六

白孔六帖卷七十七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諸侯十一　大夫十二

九錫十三　庶官十四

祭酒十五　貢舉十六

刺史一　與政等附

白岳牧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官惟和諸侯刺史古諸侯

六條政有六條千里城百專城古詩曰四十專城居外臺見漢書列郡列岳刺郡

彤襜皂蓋朱轓隼旟熊軾朱轓漢書二千石車朱兩輪竹符剖竹分符虎符漢制

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入爲公卿漢制郡守課最者入為公

卿

共理漢宣曰與我共理者其惟二千石乎中和王褒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之詩分憂分主憂求瘼求民之瘼坐嘯成瑨為南陽守任功曹岑晊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卧理汲黯為淮陽守閉閤卧理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楷襲黃之政必務六條當共理之朝任分憂之寄股肱之郡季布為河東守上曰河東吾股肱之郡也解榻陳蕃仲舉為豫章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衣錦上謂朱買臣曰衣錦還鄉遂除會稽大守五馬使君徵黃霸借寇恂二千石之善政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領兵魏杜恕務伯云刺史勿令領兵以事人專上疏曰今牧守兼治民之術脩將帥之事云云魏志再為郡魏相再為河南黃霸再為潁川陳蕃再為樂安陶侃再為荆州寇恂再為河內郭汲

再為并州

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盡去州郡武備後寇賊起無以備遂大亂

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夏侯亶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興政褰帷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震慄

五袴 廉范為蜀郡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皆安堵昔無一襦今有五袴

奉揚仁風 晉袁宏為東陽郡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用蒲鞭 劉寬為南陽太守用蒲鞭示辱而已

投貴要書 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託悉投於水中無所執者

閉閤自責 嚴詡為潁川守百姓有過輒閉閤自責

路

不拾遺漢任浦為武都守

竹馬之期郭伋字細侯為并州刺史行春赴竹馬童兒之期

先即學試諸生何武為揚州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生誦論通然後入傳舍出州問墾田五穀

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此為常

察過詔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刺史鮑宣煩苛代二千石署吏察過詔條注云所察出六條之外

宿鄉亭郭欽奏鮑宣行去法駕駕三馬宿鄉亭為衆所非

不發書魏陳泰為并州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不上計史泰昭使王稽為河東守三年不上計

令罪人自殺黄霸為潁川守以禮義條教諭告之犯法曉令自殺

置正伍長不得舍姧人韓延壽為東都守置正伍長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姧人閭里有非常事輙聞知

米鹽黄霸為潁川長始若煩碎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使安

其政米鹽唯覇精力能推行之注米鹽言至細**不拘文灋**龔遂為渤海守奏曰治亂人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勑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便宜從事**願賞罰比三輔**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無以懲勸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

不奪縣政薛宣為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置水拔薤後漢庞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彊宗抱兒孫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幸而行之漢陽治

大聽事時宋均為九江聽事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虎渡江去

不行縣韓延壽為東都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

清儉饋魚挂之後漢羊續字興祖為

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
復進魚續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
不迎妻 不然

官燭 漢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
不然燭于洗幘而用不然官燭
飲貪泉 晉吳隱
之為廣
州至貪泉酌而飲之賦詩曰
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計日受祿 楊秉字叔節為
豫州清儉計日
受祿餘俸
不入私門
畏人知 晉胡質為荊州子威自京師省父辭
歸洛陽父賜絹一疋威跪問曰安得
此絹質曰吾俸料之餘後威為徐州帝問曰卿清何
如父對曰臣不如父臣清畏人不知父清畏人知
四知 楊震為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
人知震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無人知也
秉葦 袁
忠
卧羊皮 李
恂
子弟負薪 晉祖逖為豫州
呼子弟負薪
載土 洪規罷
會稽守
無資不欲令人知其
清乃以舡載土而歸
留犢 時
苗
不受馬金 張奐為安定羌
率上馬金奐以

酒酬曰使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懐

勸課閒月取車材　魏志顔裴字子林為京兆郡守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閒月取車材盛化大行為雍州十郡最也

邵父　邵信臣字翁卿為河南守躬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

起學使受業　文翁為蜀郡守乃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鄒魯風也天下郡國並立學校自文翁為始

勸人種畜　龔遂為渤海守令人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彘五雞五

帶牛佩犢　又郡人好帶劒佩刀遂令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

桑無附枝　張堪為漁陽守勸農桑人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採木　史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材民皆樂業

畜養種樹　黄霸字次公為潁川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務耕桑畜養種樹而已

果采　仇香為蒲亭長

勸人生業科令至於桑棗有限雞豚有數

乏材令種樹 魏鄭渾字文公為魏郡人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并益樹五果

牸牛草馬 杜畿字伯侯為河東守課人畜牸牛草馬

炙筆硯 魏顏斐為京兆尹課人輸租時車各因便置薪兩束為寒炙筆硯

德政碑 晉李玄盛為酒泉守敦稼穡年穀登百姓請勒銘玄盛許之遂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頌其德

遺愛墮淚碑 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借寇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去思 何武為兖州守從京兆人皆去思之

攀轅臥轍 侯霸字君房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臥轍不許去

立祠 晉祖逖為豫州行恩德及卒人為立祠

罷市 羊祜卒人出為巷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改戶曹為辭曹

送到界　种暠為梁州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暠與相揖十里不絶

遁去　孟嘗為合浦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舡夜遁去

挽不來　鄧攸為吳郡不受禄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十人挽舡進不得乃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紞如打五更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畫象　魏倉慈孝仁為燉煌守卒官吏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愛立祠諸遺愛立祠生祠

乞留　魏魯定世英為天水太守天水人乞留帝許之策書襃美並具祭部雜祠門

制服　張綱字文紀為廣陵太守卒張英等五百餘人制服

人思劉君　時歌杜母兄弟繼踵　馮立為上郡佐居職廉潔治行與兄野王相似人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與魯衛德政

齎送百錢　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陰有五叟皆厖眉皓齒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人未嘗識郡

政化他守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至明府來狗不夜吠人不識吏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而去

感瑞珠還孟嘗為合浦守前守採取珠無度珠皆移去及嘗至行清政其珠乃復還也

禾生鳳集黃霸為潁川守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虎渡劉琨字桓公為弘農守暴虎皆負子過河而去

隨車雨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嵩行部所經轍隨車而雨注

虎隨喪王業拜荊州遷司隸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神馬白烏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烏見

龍望府沈豐為邑陵守有二黃龍望府中

虎渡江宋均叔庠為九江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云云去檻穽人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白鹿隨車鄭弘為臨淮守

飛蝗赴海馬稜守武陵

蝗死趙嘉為平原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蝗東西

飛　宋均為九江守楚沛多蝗均至九江輒東西飛去

寵賜高蓋車及金　黄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賜車高蓋特高一尺又為潁川嘉禾生鳳凰集賜金四十斤

車劒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守制臨發上特賜車劒

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守賜車馬

賜三公㡛冕　郭賀字喬卿為荆州刺史顯宗巡狩南陽賜三公㡛冕勑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以章有德

賜關內侯　漢宣曰太守吏人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人知將久則不欺故二千石其治効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公卿缺以次用之

刑法誅豪右　郅都為濟南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不犯蒲鞭　劉寬為南陽行蒲鞭人不敢犯

舉故人罪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贓姧乃舉酒飲宴叙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舉清

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齊威嚴** 魏相為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貶黜邴吉與書曰朝廷知弱翁

公行方直顧少藏器於身注謂不令顯其能相善其言為齊威嚴齊謂收也 **露章與罪** 何武為揚

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 **錄囚徒察顏色** 法雄為青州守

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也 **孔刺史一人從三品職**

同牧尹 百官志 **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天寶**

元年改刺史曰太守 同上 **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

母之道焉 白居易制 **古戟銘平陸** 宗室齊物為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

古鐵戟若鏵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 **在容三年** 宗室役改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

者沒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

喜經術數斷大獄 鄭惠王元懿從鄭潞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書褒賜

開門偃旗幟虜不敢入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强人必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于明幾失定州矣

所至閉閤讀書 霍王元軌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閤讀書以史事委長史司馬謙謹未嘗與物忤

為治廉威 舒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從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入暴百姓元名至一草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擇僚首持紀綱 宗室守禮累拜刺史時寧申歧薛王同為刺史皆擇僚首持紀綱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

督兵助

守李高遷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蒲政請敕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没刻石頌美許圉師為相州刺史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飭史為廉士右史渠温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政有績賜金紫温璋遷婺州刺史治為天下最皇甫無逸歷淯陽太守撫邊俗以恩信姜謩仁杲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繩擿無所容長孫順德召為澤州刺史素少儉修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是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刺史政教之首陳子昂上言刺史縣

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户頼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户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

錄獄訟考耕餉 高智周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錄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為常

政號廉平 劉德威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議户猥地狹 崔善為為陝州刺史時議户猥地狹者徙寛鄉善為奏畿内户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逺非經通計詔可

討平盜賊 竇璡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

平陳碩眞 崔義玄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乃署崔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詰朝奮擊左右以盾障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所

至有能名 郭孝恪歷貝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 推誠撫御 郭孝恪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蝗不至境 王方翼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羸以濟飢瘵創舍數千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 汾人利之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濾河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本傳 所至禮教大行 員半千出濠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頗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教大行 喻以恩信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 闔境賴安 薛登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

境頼安

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

流人為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州將輕元帥　初寧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云云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頊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民愛仰之　萬歳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本傳

請選臺閣

賢者分典大州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說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楊再思等悉補外

願下有司精加汰擇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

小吏有罪誡遣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慚而退

臥治為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

后勞曰契丹擾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臥治為屏蔽也

黃芝五生州署 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銅官人鏟鑿尤苦思復為賈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

縱民歸斂 敬暉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驅方秋斂敬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

吏民尊畏 韋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

六合之衆宅生於刺史 張九齡建言六合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令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

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 古者刺史入為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半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比州牧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 盧懷慎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比州牧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曽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 盧奐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 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

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三人而已

請均賦他郡 韓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悉心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

科斂均省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十驛科斂均省廣而户寡天子東廵耀卿置三梁為東門知頓最

帝宴從官懽甚 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帝宴從官懽甚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

愛人也躬護作役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風俗所贍夷州刺史陽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書刺史縣令異諸吏為人父母風俗所贍今使祿躬受笞事大逼辱恐非崇守令勸風俗意

立祠房解祓張嘉祐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王迴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祓衆心

撫循境內尹思貞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撫循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

蠶至歲四熟思貞為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

尹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三郡皆以清最聞同上

帝自擇刺史許景先開元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

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

勤力于治 潘安禮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

其風化興行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躬為教誨風化興行

以清殺聞 齊澣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殺聞吏民頌美

璽書勞問 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以中朝臣為刺史 王丘為黄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曰臯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令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頹獘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懐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入境輒雨 裴寬出為

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治有異行**劉景進歙州刺史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叫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

第以剛猛立威劉贊為宣州刺史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饒即厚歛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虔素業衰矣

寇疑有備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都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寇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埇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寇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善檢督吏楊琮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

百姓勞逸在牧守李抱真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將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徙懷州凡八年

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房琯乾元元年出琯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壞民居相淆琯至一切革之以便安政聲流聞

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崔譙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鎮守自若 魏少游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

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 楊綰從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罷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髙選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

流亡歸萬餘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京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

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河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給田免傜役流亡歸者萬餘

租入羸異

薛珏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遥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宮數百别户三千備刺史厮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羸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

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

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宰相多其計

耕餉歲廣

戴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朞年詔書褒美

民請為生祠

徐申遷部州刺史部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収半畀之田久

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堠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民請為生祠

浚渠 李棲筠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棲筠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稔

里無吠狗 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

畫孝友傳 李棲筠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刻石頌德

誅破姦盜窟穴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

不得擅見本道使 李吉甫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

有所奉入輒加常數 包佶從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常穀陋至微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

人不堪其求

專以慈惠為本 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延經術士 張鎰大歷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

城守具備 顏真卿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方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所為乃若此

絳人賴利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

十萬石故教保山為周民之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瀕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 李翺出為坊晉二州刺史

開五鑪官鑄錢 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萬人無犯者

兩城望風送款 李聽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縣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飭士皆奮即拖賊不虞趨漣水破沭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

務勤教化止橫調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入以為便從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芾不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為禮痊暴橫止煩苛是秋郡生於境人賴以濟

聚石種樹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道通虜出入者燧聚石種樹

陴之設二門為棋櫓八日兩畢虜不能暴**治孟瀆溉田**孟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隄松江為路**王仲舒為蘇州刺史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不擾自辦**江淮草木亦知威名**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御也**人稱其直**張萬福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曰為吾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將吏立碑頌功**高承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為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邱庀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有敕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碑頌功**奏罷貢淡菜之屬**孔戣為華州刺

史明年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禁男女為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奴豪室税　李翺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役逋捐繫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奴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虎不為暴　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迹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再朞增戶五千　孫成遷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朞增戶五千詔書褒美

以禮瀍治下　李頻遷都官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瀍治下吏布條教時盜興政亂朝相推懟而建賴頻以安

羣盜感愧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録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

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荅曰吾以信待州人人人肯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以陽名子 陽城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産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賦税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

還所餘儲于州 李素立徙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儲秅并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

薛公德滂被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

徒行兮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

鐺脚刺史　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頥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

羸馬繩羈道上　賈敦頥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獘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

棠棣碑　敦頥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頥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姧摘伏下無能欺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頥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歳旱自暴以祈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歳旱自暴以祈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閴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廪實兮禮義申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為諸生貢舉　韋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險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

天今益以廉平自勵郭延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如今思之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五代史

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詠杜牧行刺史裴休制政不務威嚴裴守真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數千

為政惠裕人稱有恩裴子餘遷冀州刺史

臨事不苛細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父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

所至有績號清吏鄭善果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闕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

澄源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争

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故所至吏民懷之

還移稅錢李勃事見賦稅門

捕鴝鵒倪若水捕鴝鵒門

汴橋立木權懷恩見橋門

未嘗設教袁滋見良吏門

莅凡九州皆有惠愛張萬福

富埒王者丘和見貪濁門

官刺史妻子僅免饑寒崔衍父卒事母益謹歲為母李子部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饑寒

別駕二

白別乘

半刺庾亮與郭游書曰別駕舊與刺史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也

治中別駕亦曰治中從事

屛星別駕車前後舊有屛星

去屛星孔恂字巨卿為

別駕從事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曰使君毀國舊制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泥軾 漢書別駕主簿車縋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題輿 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

展驥 龐統字士元劉備為荊州以士元為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長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備器任為治中也

海沂之康別駕之功 晉王祥字休徵為徐州別駕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王祥之功

腹心在任 袁紹領冀州委別駕之任兼總幕府

持版答拜 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顧榮知君孝之才 晉顧和字君孝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興吾宗者此子也君孝始別駕遷尚書令也

呂虔賞王祥之量 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

之量故相與之縣屈良才時善麗統貳龔黄之政播海之謡沂邦稱孔亮人詠王祥佐股肱之政屈公輔之才當共理之才居半刺之任貳職四嶽佐理六條孔别駕一人從四品百官志武德元年改丞曰别駕十年改雍州别駕曰長史高宗即位改别駕皆為長史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别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復置别駕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補東宮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居京師者常數十人訢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别駕同上承上率下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白居易制詞軍部長史資秩不

甲張嘉泰延州長史制同上

斷帶為炷皇甫無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輙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思謹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

督厲風俗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餔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須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導人以富饒

皆尚書為之崔神基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已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為按行圖謀日而遣

開廩振民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即自劾玄宗赦之

為政尚仁

恕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劒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刑法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權豪憚伏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横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政條簡肅姚崇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四十九

盧懷慎陳時政曰比上佐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餘見刺史門

吏下畏之張嘉貞歴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

所至破碎姦猾王志愔出為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張守珪從幽州長史契丹奚連年寇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

伐鼓窮歡王翰從仙州別

駕日與才士豪俠飲酒遊畋伐鼓窮歡

見刺史致恭孔若思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名郡籍其伙助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按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籍其伙助杜牧行馬迴箒制

戎服見帝張說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脩國史敕齎藁即軍中論譔

因宦者見竹門蘇良嗣

止雪反風王晙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止雪反風見雪門

人笑其不情蘇世長歷陜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其不情見詐偽門

單身襆被自將蘇瓌轉揚州大都督府長見清廉門

起屯田以代轉輸咎史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

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錄事參軍三

白州主簿　郡督郵並令錄事參軍糾繩大郡管轄外臺糾司典簿書　掌符印提舉列曹糾察群吏千里之姿三輔決錄曰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一府之望世說王東亭為桓温主簿既承籍有美譽為一府之望陳寵之用王渙可謂得人益郡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為主簿郭瞤之選玄明厥有成績前趙錄曰劉聰字玄明年十四究通經史時有太守郭瞤辟為郡主簿吏歌曰我有賢后能任玄明政理人殷琳琅羅含傳曰含字君章太守

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琅自江下從事轉主簿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稱其職則事舉績成非其材則官邪政廢

一郡綱紀六曹表則

糾職周禮列股肱之郡居管轄之司

勾稽紀綱掾亦錄事

孔錄事參軍事掌正違失涖符印百官志

錄事意與天通杜景佺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立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錄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攬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耶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寖知名

以殿最升降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下緊望雄輕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此二者旨出中書門下無計

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一以殿最升降則人人知勸映等重其言

綱紀一州　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録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

糾郡　韋應物詩糾郡南海湄

鄭巽鶩倨　唐史崔信明傳揚州録事參軍鄭世翼亦鶩倨數恍輕忤物餘見傲漫門

振舉綱目　舊史顏杲卿為魏州録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怯斷大案　御史臺記李詳為鹽亭尉令考為録事所擠詳請書録事考刺史許之即書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揔濁揩前競闘闘田方休獄裏因徒非赦不出天下笑之

功曹　四

白主諾　後漢宗資為汝南太守委任功曹范滂人歌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坐

嘯岑晊事見刺史門 編堂東觀漢記郭丹為功曹置編於堂以為後法也 懸榻陳蕃事見上注

鍾皓之薦陳寔任以代己漢鍾皓穎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辭太守爲陳寔為功曹 吳璨之選謝譚舉乃得人吳志吳璨為會稽守舉謝譚為功曹 廊廟之材吳録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之材後為相 交友之禮魏志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接以交友之禮 置標府掾任重功曹 荀非三語之才則忝六聯之首 書史掾漢蕭何為書史掾功曹也

諸曹參軍 五

白署列六聯六司 名高三語陳留阮千里有令望太尉王君見而問之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荅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為掾人號曰三語掾

官惟府掾署列州司郡掾府寮六曹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梁竦之言

府中趨古詩曰舟舟府中趨

謂為師友韓嚴詡為潁川守政清簡常謂掾吏為師友

請置田曹温嶠太真上疏請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

曹事廢被謫陳遵孟公為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侍曹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則斥後滿百西曹請斥司徒官優容之

假日坐曹薛宣為翊城曹掾張扶至假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曹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慰之

公府掾

殺公掾晉周振頻為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號為殺公掾莫有辟者魏舒楊源為司徒遂辟之竟無他事

名列府寮職叅軍事

理曹魏置理曹掾法

曹也冗員散職孫楚之揖石苞孫楚字子荊為揚州參軍至州嘗揖刺史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苞刺史桓溫之任郤氏晉桓溫辟王恂為主簿郗超為參軍超多鬚髯恂短小荊人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凱之晉顧凱之善丹青與殷仲堪為參軍郝隆世說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荅曰名魚為娵隅桓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也歎州縣之勞梁球孔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祥異醫藥卜筮陳設喪葬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厨倉庫市肆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

符雜徭逋負良賤芻蕘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田曹司田參軍事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田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籥軍防烽堠傳驛畋獵灋曹司灋參軍事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士曹司士事參軍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已上百官志

入奏軍事盧承慶為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

詔為御史韓思彥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那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曰此亦太屈

今之管蕭張文瓘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

民服其恩徐有功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

恐杖罰民服其恩吏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河東三絕 徐彥伯調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桓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

仁恕不行鞭罰 思復轉汴州司戶

當使絕域 狄仁傑授并州法曹叅軍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美其誼

遠近稱伏 韋湊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及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

開倉賑民 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叅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趨為盜賊州不能詘

南山可移判不可搖 李元紘為雄州司戶叅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趨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改好畤令

吏以紙萬

番贓為受百番　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贓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部人稱慶　尹思貞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

條落則本枯　齊澣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裴漼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州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之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趨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作伐櫻桃賦　蕭穎士調廣陵參軍事穎士褊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

之正味以識林甫云君子恨其褊

蕭功曹蕭穎士授揚州功曹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

仁愛裴守真父謹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户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刼吏多死惟謹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

對疑獄杜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有疑獄不能決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莅事明濟顏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剛正莅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

賦歡喜詩杜審言見詩門

月俸一百八索京尹户曹月俸一百八索時為念珠曹出南部新書

縣令六

能政　感化　仁惠　彊毅　清儉
遺愛　勸課　屈才　立碑　祠祭

棄官

白一同布政百里宣風墨綬銅章銅墨子男之秩郎官漢書郎官出宰百里象雷雷霆百里縣令象之分土百里烹鮮理大國若烹小鮮邑令邑宰縣尹令長良宰製錦傳偃室陶縣字人撫字宣王化漢書郡令守長所以宣王化河陽花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彭澤栁陶淵明為彭澤令門栽五栁偶唐虞之朝行卓魯之政當勤恤之朝居撫綏之任累安邑閔仲叔居安邑買猪肝食令乃進猪肝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哉遂去之之武城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語土不過同同百里鳴琴之化宓子賤為單父宰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戴星出戴星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宓子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戴星上見神

明公沙穆為弘農令蝗蟲出境人以為神明之宰 操刀學製子曰未能操刀而使製錦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千室之邑可使為之宰冉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同上 願試馮野王以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能政絃歌 割雞牛刀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曰割雞焉用牛刀 驅雞善理人如驅雞 彈琴 字鄭見勸課門

名賈後漢賈彪為新息長人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制限數年養子千餘人男名賈子女名賈女 路不拾遺劉嬉為雍丘令 三善子路理蒲夫子入蒲三歎其善 市無二價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 邑無喧譁術有驅雞 卓茂之政術閭憲之謳謠益都記曰閭憲為縣竹令男子杜成進得其遺裝有錦二十五疋詣吏曰縣有明府君不能慙心 冠來刈麥宓子賤治

單父齊冠來至魯父老請曰冠將至人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聞而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其民樂有冠也

增貲就賦減年從役 劉平字子公為全椒長政有恩惠人或增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也

置水投書 魯國先賢傳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前庭得囑託書皆投水中無一所發也

繭絲　保鄣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抑其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至則損其户數人則優而税少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歸之所謂保鄣也繭絲謂減其税

損户數 注見上

無囚繫 注見上

感化三異　馴雉 魯恭字仲康為中年令府遣掾躬親廉之恭隨行阡陌見桑下雉雞馴擾傍有童子曰何不捕之童子曰雉方雛不忍捕伺者曰螟蟲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飛鳬王喬為葉令每月詣朝常乘雙鳬舄也飛蝗魯恭宰中牟令飛蝗避境反風劉琨為江陵令有火災琨向火叩頭火乃反風而降雨甘雨祝長宇幼卿為洛陽令是時亢旱天子雩祈不感長乃暴身揩前引罪自咎甘雨滂注人歌詠之鳳集晉孫卿拜榆次令有鳳凰集帝立碑以褒之鸞翔漢王阜為重泉令有鸞翔至止於縣庭十餘日不雹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雹上聞徵拜尚書鳩巢華陽國志景穀為白水令鳩巢其廳焉人不忍欺宓子賤為政人不忍欺餘見彊殺門注蝗隨督郵後漢戴封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其日蝗亦頓除一境奇之祝螟蟲公沙穆為弘農令縣界有蝗蟲食稼穆乃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螟蟲頓消人以為神明君仁惠伏臘放囚虞延為邑令每伏臘放囚徒歸必尅期還設壇

責己見感化門

請雨焚軀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祈雨將欲焚軀俄而雨至

吞藥鍾離意字子何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也

避雨晉書光逸為博令小吏遇雨入令被避寒逸不怒之

吏不忍欺人懷其惠

人告吏求肉米後漢貞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吏求否人曰自往遺之茂曰鄰里尚相饋遺況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人曰苟如是律令何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哉大者可論小者可殺姑歸念之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借牛魯恭為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勒歸牛再三不從歎曰是教化不行欲解印去民涕泣留之亭長慙悔乃詣獄

市令作屋鍾離意為業令市無屋出俸錢作之解土呪曰興功役令也有過祟令當之人悅也

召姦吏復職魏高

柔為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邴吉吏有非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終日清談 王衍字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泣罪 夏方為齊山令百姓有合將加箠搒者方向之涕泣初不加罪小大莫犯也

彊殺彊項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人殺人宣就主車取殺之主訴帝帝欲殺宣宣觸殿流血帝令謝主宣不拜帝令捺伏宣以手據地不俯帝聞曰彊項令

商賈露宿 王渙字稚子為河內渙令大小震懼外户不閉商賈露宿遷洛陽令

抑彊扶弱人是以息 吏不敢欺

投巫 西門豹為鄴令問人疾苦人曰每歲為河伯娶妻斂百姓二三十萬豹乃令娶巫家女至日令大巫嫗報河伯乃投之於河有頃曰何不反又令投弟子三人趣之有頃曰女子不能自神復欲投三老廷尉掾亭長皆叩頭曰不敢與河伯娶妻也

盜車蓋 黄昌為宛陵令

嚴殺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㫖不言密令人至賊家人
掩取之悉収一家一時殺之百姓戰懼咸稱明也

不能欺　西門豹為政人不能欺鄭子產為政
人不忍欺宓子賤為政人不敢欺

清儉單步　魏志崔林除鄔令
清貧單步之官

塵甑魚釜　范丹為萊蕪令清貧人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
范萊蕪

留犢　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車駕黃
牸後歲餘牛生犢及去留犢曰是淮土
所生

布被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死帝使人視家無餘財身
以布被蓋之尸妻子守哭帝嗟之賜金帛

處脂膏　孔奮君勇為姑臧令時姑臧令獨完富奮清廉
或以身處脂膏脂膏不能自潤奮不改其操也

乾飯　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
一官倉受俸米於閣內作乾飯食之

遺愛上書

請留　漢焦延壽子貢為小黃令當遷三老
官屬上書請留制又許增秩留之

輕服潛遁　後漢

劉寵除平陵令訓人以禮母病棄官百姓士人攀轅臥轍充塞道路車不能進乃輕服潛遁

他郡 王渙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當時持米至洛陽為卒司所抄自王君來不見侵枉

市哭 孔奐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奐卒市皆哭

勸課立學校 晉范甯字武子為餘杭令立學校勸生徒

鑿渠 西門豹為鄴令鑿渠十二

引水灌田 魏史起為鄴令以西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脩古岸鹵生稻粱

闢田 子路治蒲夫子三歎其善入境田疇開闢一善也

戴星 見上注

屈才公琰沉醉 蜀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衆事不治常沉醉先主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驥足

牛刀 子游為武城宰

龐統免官 字士元劉備以為耒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備大器之乃任為治中

屈而未中過猶不及恥汲黯遷滎陽令恥為令以病歸也盤根錯節虞詡字叔卿除朝歌令親舊吊之詡曰何哀不遇盤根錯節何以表利器也朝野歎屈夏侯湛為野王令以恤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閒優游多暇朝野歎其屈除中書侍郎恭賞換縣漢書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頻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章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立碑褒鳳集晉孫卿為榆次令有鳳凰集武帝令立碑以褒美之頌德崔瑗字子玉為汲令還濟北相卒官汲縣故吏男女號泣共壘石作壇立碑頌德而祠之生立碑後漢董詡字漢之除須昌令多異政生為立碑祠祭生祠晉荀勗字公曾為安陽令遺愛在人生為立祠望柩設奠晉記劉璠為江夏令卒百姓如喪兄弟將歸不受祭吏人往往聚路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

畫形配食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有異政及去官民思之畫形配食 配社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棄官歸去來晉陶潛字淵明為彭澤令州使掾來吏白當迎潛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詠歸去來遂納印棄官而歸 周躬漢書躬字子羽為櫟陽令以事去官 遺榮解印

考課第六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第六倉陳令郭舜以殿見責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裁自脫何暇為人請及出傳召茂陵令以職事對育進出書佐牽育育拔刀曰蕭育茂陵男子耳何能詣曹逐趨出欲去官明日且召入拜司隷校尉 孔縣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收受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簿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縣丞為之

貳衆曹収率課調百官志解印綬去温讓嘗為邑宰解印綬去擊盜所至輒平李大亮拟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褒勞單馬詣賊營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晡而反與丞尉均取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均俸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誅滅大姓王方翼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貼息訟息錢報上不與薛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馮元淑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

馬曰一秣所至不携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

賢令 蔣沇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

不得進官 韋思謙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

政為二川最 韋嗣立累調雙流令

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韋嗣立建言見刺史門

吏民愛之 韋恒見良吏門

詔問所以安人者 韋濟開元初調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

推勒姦豪 陸璪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推勒姦豪人不敢犯

教民耕桑 韋維徙内河令教民耕桑

縣為刻頌課第一楊元琰補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鸞降庭樹楊仲昌累為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昶表其政不事威刑而治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不事威刑而治見良史門配户和市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隊給以直絕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所論者民寃抑楊瑒為麟遊令時賓懷真大營金僊玉真二觀檄取畿内嘗負逆人貲㬥斂之以佐貲瑒拒不應懷真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抑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為止賜百縑崔隱甫還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張九齡建言云見刺史門宜

遂科定其資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同上以治最顯房琯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從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但計資考不求賢良陳子昂令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罷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衡不甚哉尹當求令長親細事柳渾云見京兆尹門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薛珏見刺史門宜出中書門下戴叔倫見參軍門就賜緋魚王正雅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七十一輸無逋期劉晏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縣人訴機織未就盧坦

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著諭蒙書 馮伉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黨授之使輔相教督

始築城郭 羅立言改武陽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狹賦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吏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如有役設鍬絕汴流姦盜屏息

政化清明 顏泉明肅宗拜泉明郫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

治績而負節義 張巡出為清河令治績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

南金口明府手 巡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

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

盜尸虎還

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墜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歌于蔿于

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綉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十人聯袂歌于蔿于此元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母子相訟授孝經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豪猾屏息

李頻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

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睅然出入閭里頻頻家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貿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爲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

厮水溉田 有六門堰者歔廢百五十年方歲飢頻發官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褒諭其能 李朝隱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疋以旌剛烈

政養在人 賈敦實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養在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

以愛利爲行 張允濟仕隋爲武陽令見雜盗門

賦役稱平 李元紘開元初爲萬年令

能吏 李叔明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縣民獨免流散 苻景駿歷肥鄉令方河北

飢躬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

鬼神破膽 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承者過其境宿於村邸夜深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以他縣血食承開戶視之無物乃見鬼神也

齋馬 馮元淑為清漳令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

張允濟為武陽曰吾境未嘗拾遺 唐史見遺物門

認婦家牛 張允濟事見威名門

擇於臺省 舊史崔縱為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流行人為立碑頌德

寬猛得中 舊史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繁劇為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

縣丞 七

白佐邑　縣寮縣吏佐理一同貳職百里貳子男之職佐卓魯之政

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梁竦之言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為安陵丞忽忽不樂道病卒

温舒路温舒為石邑丞孔諫校獵劉仁軌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纔澤霑足百穀熾茂収斂十二常日賦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襃納

開陳經書行釋奠禮王義方貶吉安丞開陳經書行釋奠禮

出囚使就畎畝唐臨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還

景倩真清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畢講覆州縣殿最惟景倩曰真清

貳令丞之職所以貳令於

邑之事無所不當問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唯謹官雖高力勢反出主簿尉下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植二松日吟哦其間已上韓愈藍田壁記

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八品下柳宗元武功縣丞壁記

丞述六職以輔其令同上

主簿八

白職司符印主掌簿書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仇香為縣主簿宰謂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岩廊非主簿而誰厚以資送之

棲棘之官

糾

察（準繩）管轄之司　王恂（恂為桓溫主簿人曰短主簿事具參軍門）仇覽（仇香名覽）糾職（周禮）朱勾　勾稽孔諸縣置主簿以流外為之　不遇之言題容舍（蔣欽緒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員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容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吾子嘆後時邪）遇事蝨鋭（李畲歷氾水主簿遇事蝨鋭雖廝竪一閱輒記姓名）作書數百篇（蕭存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移文獄神虎不為害（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移文獄神虎不為害）佳婿（楊於陵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後來之英（徐浩張說稱其才繇魯山主簿薦為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鴝賦咨嘆曰後來

之英

縣尉 九

白一命寸祿秩卑位下馳聲南昌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宣威

北部曹操為洛北尉造五色棒懸於市門黃綬之秩鴻漸之資仙吏仙尉神仙之

吏州縣之勞孔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縣正七年

改縣正復曰尉百官志獨敢廷辯李義琰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嚴

義琰獨敢廷辯曲直勣甚禮之殺折衝劉仁軌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很法縣莫敢屈

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

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責仁軌對曰寧辱臣臣

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更擢咸陽丞

惠出一尉　員半千調武陽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振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邪釋之

剖斷精允　蔣沇授洛陽尉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迥嘗委詳覆撿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敢望也

以清幹稱　陸璪補長安尉

當時稱其義　裴佶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

摧姦抉隱　李勉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姦抉隱為有名

單言輒判　李程調藍田尉數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本傳

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黄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産盍察之坦曰

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黄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 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

撽州縣捍賊 穆寧調藍山尉安祿山反劉道立為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撽州縣幷力捍賊

坐水旁裴田賦詩 孟郊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

有惠政 元德秀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

月中召入翰林 白居易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

蘭菊 裴子餘補鄠縣尉見蘭門

裁決明辨 蘇珦調鄠尉時李義琰為雍州

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　茂才異行　高琰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
埛裁決明辨見知人門

有吏能治第一　劉延祐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
無為出人上　屈宋作衙官　杜審言
延祐欽納

二王後　十

白作賓王家　尚書成王命微子啓代殷後曰作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振鷺二
王後來助祭也　其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有客微子來
見于祖廟　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先代之後　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膰焉　三恪　周封胡公於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又封夏殷并夏殷為三恪具禮轉隆示敬而
有喪拜焉

巳

二王後祭式主客式二王後每年四時享廟牲牢調度祭服祭器一切並官給其帷帳几案扶亦官給主司四時省問

孔請周漢為二王後李嗣真為左御史中丞

諸侯 十一

白五等公侯伯子男 列國 建國天子建國列國諸侯 邦君七命侯伯 君人漢祖詔曰尊國君人上所尊禮 象賢繼世以立諸侯象賢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也

大夫 十二

白立家大夫立家 食采陪臣 瀍山陵二十七大夫瀍山陵 頒冰理家者不敢

失於臣妾臣妾大夫刑不上大夫　不可徒行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位崇羔鴈三命為大夫倍士之禄禮下大夫倍上士執羔　執鴈

乘軒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九錫　十三

白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珪瓚冊口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馬四匹注九命賜弓矢得專征伐周禮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下大夫之位四命受祭器五命受則入法也出為子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為卿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也八命受牧牧一州也九命作伯謂長也謂諸侯方伯也諸侯有德則賜一命車馬再命

衣服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朱户七弓矢八斧鉞九秬鬯周遷洛邑方命晉文見上

漢幸許昌始加魏武魏曹操挾天子幸許昌受九錫魏受禪追尊武帝事既行於叔世理難議於聖朝勸受蜀志諸葛亮有勸受九錫者亮曰若滅魏後十錫可受而況其九乎

庶官 十四

白無曠庶官書 邦之司直詩 漢晁錯為大掌故主掌故事 將作漢書將作秦官也秩二千石掌宮室屬官有東園主掌諸材木也 治水官又有都舡令丞主都舡獄治水官也 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輯濯注云主舡官 鍾官主鑄錢

祭酒 十五

白書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祭
酒周受命封建宗盟百官春秋云周封兄弟之國
十有六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馬選宗中之長而董之謂
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祭酒掌主親屬也漢秦因之
漢平帝更名宗伯王莽改名秩宗東漢復為宗伯至晉
以庶姓為之大祭酒漢魏皆同姓為之晉以後雜用庶
姓梁加卿除大字北齊
又加大字隋又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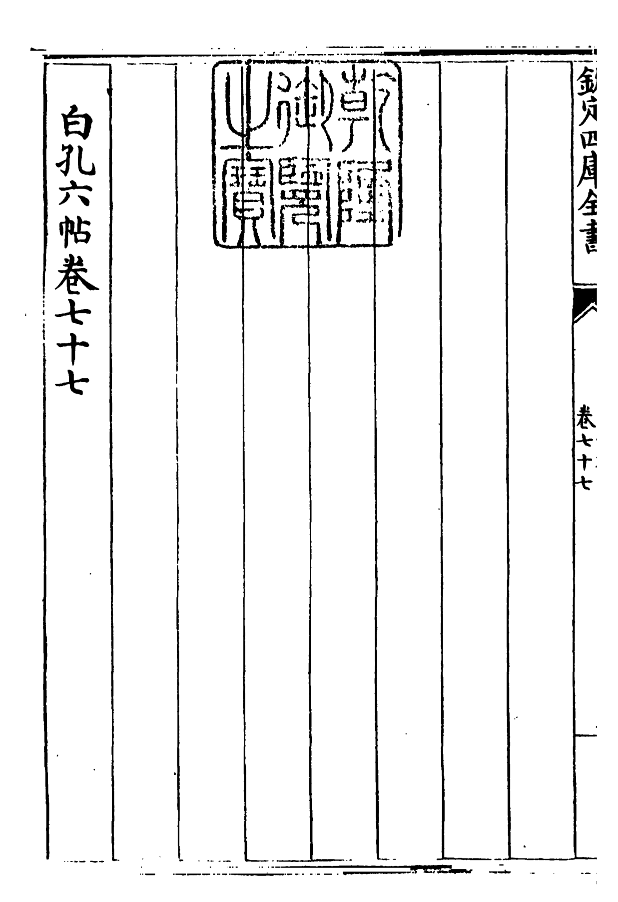
漢高祖七年自三陽從長安置
祭酒官以序九族劉向字子
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為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為
祭酒劉德字路叔脩黃老術有知畧少時召見甘泉武
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祭酒丞後為祭酒

東漢劉平
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字公
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為祭酒劉般字伯
與代名忠孝在朝竭忠建初二年拜宗正也

續漢宗正
一人
秩二千石掌叙録王國嫡庶之徒次及諸宗
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初上宗室名若有犯法

貢舉十六

白位列春官職司貢舉天官天子求賢諸侯貢士懸甲乙之科拾青紫之士敷求多士精選羣才盛矣會府直哉主司登龍退鶂待問待取握靈蛇而來中正鵠而取精鑒茂才禮闈之司重其任文圍之人主難其楊葉不穿雖十上而下第桂枝可折以三道而登科明試諸難撞鍾之鳴以待下問止水之鑒寧遺上才當文思之代必待得賢守明試之司豈宜失士獻賢能之書若今之解狀也職當可試誰慮遺才經苟未明難用拾芥



白孔六帖卷七十七